

人间物语

桥那头

| 搞活文 |

1

野境随便绕，久久不见路人。

转弯下坡，前方短短的水泥桥栏上，站一只红嘴蓝鹊，上下看，左右转。我停了脚，它突然一抬身飞下去，落入苇草间。

另一只红嘴蓝鹊从东来，它长尾平拖，团起细趾，红艳艳的尖喙衔了一大口什么好吃的，它低低飞，擦着桥栏也落向那片苇草。

没一会，两个一起飞出来，先后往桥东而去。林间又飞出来几只蓝色的长尾巴，一时飞得人眼花缭乱，它们不大绕圈子飞，直来直去，转眼纷纷不见。

我一点点小心向前，桥这头停一辆简易小拖车，小河边，绿荫下，一个老太太正背对着我洗衣裳。

一只红嘴蓝鹊又飞回来，它飞到老太太对面的枫杨树树梢上，像孩子一样定定地看老太太。它停落时，两扇展开的翅膀像蝶翼一样匀称绚丽，俏伶伶的长尾巴垂下来，飘逸又神气。这时桥那头有小汽车开过来，它不惊，起身轻悠悠飞走。

老太太穿蓝背心，她一直不抬头，随便这些鸟在眼跟前七七八八地飞。

2

过了桥，正自己感慨，迎面一个妇人挎竹篮过来，走出树影时，雪白皮肤，低额深目，盘一头乌黑发髻，脖间一串灿灿的金项链。她上了年纪，笑起来却年轻，看着我说：拍照片呀，这里漂亮吧？

妇人不在这头一个人洗，挎篮子过了桥，粉红色的长胶鞋一步步下坡，一边和老太太打招呼，一边找一块大石头，挨她身边坐下。她从竹篮里一样一样拿出来的蔬菜，有一把小葱、三四棵生菜和一盘嫩生生的四季豆。

3

村落渐渐变小，十几户，八九户，再是三四户，越往山里，住家越少。

见到睡在路当间的小黄狗，新刷了粉壁还没有请师傅写字绘图的土地庙，挂了招魂幡的坟墓，门前枯坐的老妇人，凉棚下幽寂的八仙桌，无人居住却安了监控的瓦屋，庭院里绚烂浓艳的蔷薇，一张张竹盘上摊晒的雪白被絮。

两只小牛犊拴在道边，一头靠山脚站着，一头在对面的草地卧着。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两个也甩尾巴看我。它们看我的眼神，像幼儿园的孩子看到了新来的孩子，纯净，好奇，又温和。

我也没想到，牛的睫毛居然那么长，那么翘，两只耳朵还能同时弹动，去撵睫毛那儿的苍蝇蚊虫，它黑油油的牛鼻子上面，还有一点细密的小水珠，麻麻的像小疙瘩。

一个溪流拐弯的地方，一户人家的水池边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在洗碗。她看到我，有一点点的惊讶，两手捧起一小碟碗，轻快地控控水，转身走进厨房。她家

后面还有一户人家，再往前，没多远就是山路尽头。

山路尽头，是山深处。水泥路中断，前面是一条泥泞的土路，路上有车轮碾过的狭长辙痕，路边低低地长着长叶，一尺来长，绿油油的，初看像硕大的竹叶，看看眼熟，却是瘦小的箬叶。箬叶还没长大，长大了可以包粽子。

往回走，满山皆绿，绿得层层不一，深深浅浅。看到一根根新出的笋子正在变成竹子，外面一层褐色的笋衣正在剥落，但枝叶还没有伸开。看到一排小楼在遥远的山脚下，残败得只剩下红墙。

回到拐弯处，水池边没有人。一闪间，却见那个洗碗女子在大门前。她背对我，跨坐在停放的电动车上，一条穿了牛仔褲的腿，紧绷绷蹬住一面矮墙，低头，俯身，她凑向圆圆的后视镜，手里捏一管口红，正在仔仔细细地往唇上抹。她一下子又看到我，转过头来。

这时才看清，她的脸红润润、水灵灵、白净净的。

4

原路折返，回到桥边。

蓝背心的老太太正拉小拖车回家，见了我，有些生疏地微微一笑，我也点点头，看着她微笑。我们都不晓得下次还能不能见到的陌生人啊。

过桥时，我向下看，浓荫里一个老人正坐在河沿那磨柴刀。

他不用磨刀石，直接在一块鹅卵石上凸起处磨，石上已经有一道轻微的擦痕。柴刀漆黑，刀锋处是一条崭新的白芒，老人看着没出力，握刀顺一个方向轻轻推，这面磨好，再磨那面，之后他用大拇指一点点按上刀刃，一点点刮着指肚，确认锋刃的平滑。应该是磨好了，老人撩水洗抹，又在水里撸几下刀把，收了刀，搁在身边的台阶上。

我晒得蓬蓬热，头发里能冒烟。走到老太太洗衣服那，撩水洗一把脸，流水化开了脸上的油汗和灰尘，清清凉凉，精神一振。对面的老人这时揪了一把草叶，一点点慢慢擦胶鞋。擦完后，他摘下草帽，靠在刀边，我这才看清老人的脸。

老人的脸，吃过苦，看着像认识的人，亲切和气。他把手上的事情都做完了，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香烟来，他把烟盒对我扬扬，脸上笑，意思请我抽一根烟。

小河清浅，挽起裤腿，走个八九步就能到对岸，老人如果扔一根烟来，我也有把握接住。可是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，那一刻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我举起湿滴滴的两只手对他摇，笑笑拒绝，又对他竖起大拇指，说谢谢啦。

老人淡淡微笑，点了烟，含在嘴角自己抽，河面上，微风一阵阵来，吹动他有点发黄的衬衫。我问老人多大年纪，潺潺水声里，他大约听不清，回应我的话，我也没有听清。

忆林

父亲的诗

| 汪正丹文 |

在我眼里，父亲汪海若是一座巍峨的大山，也是一片辽阔的草原，是诗和远方的凝望。

文化巨匠冯其庸评价父亲的诗：“海若的诗是诗人的诗，也是画家的诗。”

父亲汪海若生于1918年，卒于1988年，享年70岁。

父亲自幼师承无锡名画家胡汀鹭学画，为入室弟子。同时，他还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，和冯其庸是同班同学。父亲从小爱好古诗词，拜无锡文化名宿程景溪门下学习诗文，一生创作200多首古诗词。

热爱生活有诗的情趣。父亲豁达开朗，对事业、生活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。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“不似当年泛浊流，于今碧水绕芦州；依稀栽得江南柳，只少堤边卖酒楼。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父母亲两人插队苏北滨海临淮公社黄海大队。那里是旧黄河入海口的偏僻农村，荒郊野滩，举目远望，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盐碱地。可是在父亲眼里，那里就是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的桃花源。他在自己家门前种花养草，种植蔬菜，养鸡养鸭，还自制香肠、皮蛋，生活过得甜甜蜜美。每天早上父亲在家中习字作画，闲暇时就会去旧黄河入海口寻觅诗意。

有一年冬天，黄河已封冻。父亲顶着寒风去河对岸的镇上赶集，购买生活必需品。路途中，他作诗一首：“赶集小街驿路东，黄河水浅已封冻；满天飞雪寒流急，怒与西风战一通。”

重情义真诚待人是诗的色彩。父亲秉性耿直，待人真诚，尊师爱友，热情大方。恩师胡汀鹭先生逝世后，父亲执意为他守灵。父亲的诗文老师程景溪来无锡，父亲都要亲自为他安排好食宿。程景溪喜欢住泰山饭店，每次来无锡，父亲就要我去送他喜欢吃的酱菜和饼干。秦古柳先生病重期间，父亲多次带着礼品去探望。父亲和诸健秋亦师亦友，平时会经常请他到自己经营的新万兴饭店吃饭。父亲和冯其庸是交往一生的挚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父亲应冯其庸邀请去北京游玩，就住在冯其庸家里。父亲在《东门将别其庸》一诗中这样写道：“畅逛京都谒故宫，勾留半月尚匆匆，秋来正度双佳节，冬去初登八达峰；万里长城东入海，一夫关口属居庸，秦皇汉武难难起，独立苍茫啸晚风。”

父亲和冯其庸年轻时就相约，等到退休后就一起到湖边结庐。父亲从北京回无锡后，冯其庸写信给父亲，还附诗一首：“童稚情亲四十春，相逢一笑即前因，他年莫负湖烟约，犹是灵山会里人。”

父亲朋友很多，尤其是书画界的朋友都和他有很深的交往。1985年王东海书法作品国际书展获奖，父亲为此作诗一首《闻王东海荣膺国际书展感赋》：“驹隙光阴八六秋，凡曾赏月上海楼，云收雨散一轮满，波动金摇万点沓；莫向樽前叹白发，喜看吾道有风流，从今尽有闲时日，惜取韶光在笔头。”

诗人严古津和父亲都是胡汀鹭的学生，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同窗好友，他们情同手足，几乎形影不离。严古津先生去世后，父亲在苏北家中，半个多月闭门不出。后来为缅怀严古津，父亲作诗一首《题古津兄遗容》：“风骨萧萧野鹤姿，俨然空斋读书时，今朝重见故人面，水月镜花梦里诗。”

父亲去世后，为父亲送行时，无锡书画界名流几乎悉数到场。史可风主持送别仪式，冒亦诚致辞。

坚守信念不逐流是诗的亮点。守正与创新是书画界争鸣的话题。有一段时间，书画界创新风起云涌。父亲曾对我说：“我不是反对书画创新，但是创新不能丢掉笔墨，尤其是用笔。笔墨，用笔是前提，是基石。”

他还说，石涛、黄宾虹和张大千等画家主张创新，但是他们的创新是有坚实的笔墨功夫的，因此他们成功了。

1988年4月，父亲作诗一首《以画示人答所问》：“少恶虚荣不爱名，老来何事转多情，狂澜欲挽野粗黑，面对围城百万兵。”

诗中有画画中诗是诗的意境。父亲的诗是诗人的诗，也是画家的诗。也许父亲既是诗人也是画家的缘故吧，在他的诗句中你能看到美丽的画面。

1987年，他应蔡光甫之邀，为蔡光甫“毫渚秋景图”题诗，诗是这样写的：“毫渚苍鹰夹翠峰，两湖相隔欲相通，洪都秋色何相似，霞落鹭飞夕照中。”

记得有一次，冯其庸到父亲居住的“百尺楼书斋”做客，饭后冯其庸趁着酒兴挥毫画了一幅葡萄。画毕，他邀父亲即兴作诗。父亲的诗是这样写的：“大叶粗枝狂点圈，淋漓墨气未全干，画师若欲论工拙，小教于君不足观。”

父亲虽然出身贫寒家庭，但由于他的勤奋学习和刻苦努力，不仅在事业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，同时书写了诗书画艺术方面的闪光篇章。

父亲的诗是生命的赞叹，诗中充满着希望、洒脱和情怀。读父亲的诗，既有旧式文人的凝重，又有现代文人的气息。

我留存了父亲众多的诗稿，父亲啊父亲，您是润物的细雨，是醉人的春风。



蠡湖夜色

摄影 邓艾菁